



西漢會要卷四十四

宋四日徐天麟

選舉上

賢良方正

茂材異等附

孝文二年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于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

焉以上並本紀

五年復召賢良文學

公孫宏傳

孝昭始元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孝宣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四月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三月詔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令內郡國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孝成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十二月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

公車朕將覽焉以上並本紀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杜欽傳

元延元年七月詔曰迺者日蝕星隕今孛星見東井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正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以上並本紀

茂材異等

武帝初即位轅固復以賢良徵固老罷歸之轅固傳

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宏年六十以賢

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宏乃

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謝

曰前已嘗四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至太常

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

對為第一本傳

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傳

西漢會要 卷四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紀

孝元舉茂才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

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陳湯傳

何武為京兆尹坐與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武坐

左遷楚內史本傳

博士弟子

武帝元朔五年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

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

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

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

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

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西漢會要 卷四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

儒林傳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本傳

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

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八補文學掌故儒林傳

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

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終軍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以上並本傳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王式本傳

成帝時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本傳

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寔完為

城巨功臣表下

試學童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迺
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

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射策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儒林傳贊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為郎

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

學

兒寬詣博士受業。以射策為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

卒史。並本傳

明經

龔遂以明經為官。本傳

袁良舉明經為太子舍人。袁安傳

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為博士

眭宏翟方進以明經為議郎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並本傳

明法

西漢會要 卷四
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爲御史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並本傳

治劇

何並隄遵皆舉能治劇爲令

尹賞舉能治劇徙頻陽令

原涉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並本傳

異科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孝昭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昭紀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

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

三人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

士

孝成河平四年三月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

瀕河之郡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

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匡朕之不逮

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蝕之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

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曰迺者日蝕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

知兵法者各一人

以上並本紀

哀帝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

者莫有應書

溝洫志

建平元年詔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

相舉孝弟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建平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民兵法有大慮者並本紀

元壽元年下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息夫

射

哀帝時有詔舉太常何武

哀帝崩太后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何武

孝平元始元年五月日有蝕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

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冬中

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

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

為駕一封輶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並本紀

聘召名士

高帝十一年二月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

尊顯之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本紀

武帝即位枚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救乘傳

建元元年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魯

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以紀傳修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元狩六年詔遣博士分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徵詣

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者舉奏

以上並本紀

夏侯勝善說禮服召為博士

疏廣明春秋家居授教徵為博士以上並本傳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

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

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

牢兩龔傳

翼奉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本傳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曰陛下過意徵臣臣

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本傳

孝哀召龔勝為諫大夫勝薦龔舍壽侯嘉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

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本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選舉

下

舉廉 附 孝廉

孝文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

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

縣云無應令豈寔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

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

上率百石者三四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並本

董仲舒曰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本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

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本紀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

毋得舉本紀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本紀

趙廣漢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光祿勳于永除王嘉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張敞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黃霸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

並本傳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薛宣傳

京房以孝廉為郎

師丹孟喜並舉孝廉為郎

劉輔舉孝廉為襄贛令

平當察廉為順陽長

並本傳

孝弟力田

孝惠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十二年三月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並本紀

任子

父任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並本傳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荀綽首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

兄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霍光傳

楊惲以忠任為郎

爰盎兄噲任盎為郎中並本傳

族父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本傳

宗家任

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子由以宗家任為郎寧成傳

致仕

元始二年遣龔勝邴漢策曰其上子孫若同產同產

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龔勝傳

董仲舒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

必賢也本傳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

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

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

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傳

哀帝初即位除任子令本紀

納費

張釋之以貲為騎郎本傳如淳曰漢注費五百萬為常侍郎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

七也應劭曰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至四算得官矣訾與費同廉士

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

算四得官

紀本

司馬相如以訾為郎

本傳

董仲舒曰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本傳

鬻官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

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

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

始於此其後四年

元朔五年

置賞官命曰武功爵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元狩四年

除故

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交更選高官郎又就增其秩至六

百所忠言

元鼎三年

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

戲亂齊民迺召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

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

平準書

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罪免後復入穀

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

署右職

本傳

方伎

西漢會要 卷七
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本傳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

周仁以鑿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本傳

吾邱言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本傳

荀彘以御見侍中史記本傳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郊祀志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史記本傳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龜策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

詔王褒傳

伍宏以鑿待詔董賢傳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皆得待詔郊祀志

本草待詔郊祀志師古曰以力藥本草而待詔

郡吏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魏相為郡卒史舉賢良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

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朱邑少時為舒柵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

鮑宣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

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以上並本傳

焦延壽為郡吏察廉補小黃令京房傳

趙廣漢為郡吏州從事舉茂材

陳萬年為郡吏舉至縣令

龔勝為郡吏病去官徵為諫大夫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丙吉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廷尉右監

王尊為獄小吏給事太守府補書佐

尹翁歸為獄小吏除補卒史

于定國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以上並本傳

上書

武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

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東方朔傳下同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

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

處讀之二月迺盡詔拜以為郎史記朔上書曰可以為天

子大臣文辭不遜高自稱與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漢書

朱買臣隨上計吏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

主父偃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樂

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與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

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之大喜召入見待

詔並本傳

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

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蕭望之傳

元帝初即位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哀帝初即位息夫躬上書召待詔並本傳

從軍

周勃材官引彊

本傳師古曰彊其兩反服虔曰引彊弓弩官也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本傳師古曰弩以足蹋者如蹶張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也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地理志

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官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為郎

並本傳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義縱傳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並本傳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食貨志

選舉雜錄

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不得仕官為吏

食貨志

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

同上

入財為官不署右職黃霸

宗室不宜典三河劉歆

王國人不得宿衛龔勝 彭宣

王舅不宜備九卿馮野王 馮立 馮彥

弟犯法不得宿衛蕭望之

賈人不得為吏哀帝 詔

執金吾韓立御史大夫張譚並坐選舉不實免百官表

丞相張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奸利上以為責任敖 傳

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

戶二百陳湯 傳

何武所舉方正槃辟雅拜坐左遷楚內史本傳

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

城旦功臣表

元壽二年大理復梁相坐除吏不次免

河平四年宗正劉順坐使合陽侯舉子免並百官表

建平二年邛成侯王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

免功臣表

元延元年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與陳咸對策

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奏咸不當蒙方正并

劾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翟方進傳

嚴延年察獄吏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本傳

司隸奏杜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杜延年傳

平帝初即位詔曰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

為難保廢而弗舉其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

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

小疵妨大才本紀

西漢會要卷四十六

宋徐天麟撰

民政一

戶口

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

志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二年最為殷盛故志舉之以為數

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十左馮翊戶二

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右扶風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

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

千七	宏農郡	戶十一萬八千九百一十四	河東郡	戶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
十六萬	二千九百一十二	太原郡	戶六萬九千八百	
十四萬	八	上黨郡	戶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八	
十四萬	一	千二百四十六	河南郡	戶二十七萬六千四
十四萬	二	東郡	戶四十四萬九千九百七	
十九萬	六	千二百八十四	潁川郡	戶四十三萬二千四
十一萬	九	汝南郡	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	
百七十三	萬九千五百	南郡	戶五十二萬五千	
九千	七百一十一	江夏郡	戶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	
八千	五百四十四	廬		

江郡	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九江郡	戶十五萬	
七十八萬	五千	山陽郡	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	
百一十五	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沛郡	戶四萬九千七百	
郡一十八	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沛郡	戶四萬九千七百	
四百	魏郡	戶二十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九	鉅鹿郡	戶五萬
五千	九百五十一	口八十八	常山郡	戶十四萬一千七百
二萬	七千一百七十七	清河郡	戶二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七千	九百	平原郡	戶六十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七	
百一十九	千一	勃海郡	戶三百七十七口九	
十萬	五千	濟南郡	戶十四萬七千	
百一十九	萬六千七百二十			
乘郡	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			

八	零陵郡	戶二萬九千三百七十八	漢中郡	戶十萬一千五百七
七	豫章郡	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桂陽郡	戶二萬八
六	武陵郡	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	會稽郡	戶二萬七千九百三
五	丹陽郡	戶十萬七千五百四	琅邪郡	戶二萬九千
四	東海郡	戶四萬八千二百八十三	東萊郡	戶十萬三千二百
三	臨淮郡	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	泰山郡	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六
二	東萊郡	戶十萬三千二百	北海郡	戶十二萬七千
一	東萊郡	戶十萬三千二百	齊郡	戶十萬八千

十	廣漢郡	戶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	蜀	戶十萬九
九	越嶲郡	戶六萬八千二百八	益州	戶十萬九
八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七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六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五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四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三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二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一	犍爲郡	戶十萬九	益州	戶十萬九

六千七百	燉煌郡	戶萬一千二百口	三
二千六百	北地郡	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	七
三千二百	西河郡	戶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口	六
上郡	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	三	口
口六十九萬八	朔方郡	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	五
千八百三十六	雲中郡	戶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口	十
原郡	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	八	口
七萬三千	定襄郡	戶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	十
二百七十	代郡	戶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口	七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	漁陽郡	戶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九口	九
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口	右北平郡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	十
千七百	上谷郡	戶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口	十一
五十四	右北平郡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	十
百二千一百一十六	右北平郡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	十
四千一百一十六	右北平郡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	十

遼西郡	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	遼東郡	戶五萬五千九百七	
二千五百二十七	元菟郡	戶四萬五千六百四十五	樂浪	
郡	戶六萬二千八百四十二口	南海郡	戶九萬九千六百一	
二百五	鬱林郡	戶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	蒼梧郡	戶二
十三	鬱林郡	戶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	蒼梧郡	戶二
千三百七十九	交趾郡	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	口	
四萬六千一百六十	交趾郡	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	口	
七	合浦郡	戶七萬五千三百九十八	九真郡	戶三萬五千
口十六萬六	日南郡	戶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八	趙國	戶八
千一百一十三	日南郡	戶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八	趙國	戶八
千二百二十二	廣平國	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	口	
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廣平國	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	口	
八	真定國	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	中山國	戶八
八	真定國	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	中山國	戶八

七十	三十口	六十	信都國	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	河
六萬	八千八百	八十	開郡	戶四萬五千四百三十二口	廣陽國
五十	八萬	七千六百六十二	八	十	膠東國
五十	八萬	七千三百九十九	八	十	城陽國
十二	萬三千	高密國	戶四萬五千三百三十六口	十	城陽國
三百	三十一	高密國	戶四萬五千三百三十六口	十	城陽國
戶	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	口	淮陽國	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	九
二十	萬五千七百八十四	口	淮陽國	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	九
八萬	一千四百	梁國	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口	東平國	戶三萬
百	二十三	梁國	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口	東平國	戶三萬
一	千七百五十三	口	魯國	戶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一	泗水國
十	萬七千九百七十六	口	魯國	戶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一	泗水國
楚國	戶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八	泗水國	戶二萬五千	六安國	戶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
廣陵國	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	六安國	戶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		

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
 長沙國 戶四萬三千四百
 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五千八百
 二千五百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及

至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高惠文

孝文即位趨勸農桑減省租賦蓄積歲增戶口寢息刑

志

文景務在養民武帝

孝昭承奢侈餘做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

奴和親百姓充實昭帝贊

王成爲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後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本傳

黃霸爲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本傳

召信臣爲南陽守百姓歸之戶口增倍本傳

哀平之世百姓貴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食貨志上

風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

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

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

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序中和然

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

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

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地理志序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

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

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

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本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之醜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

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
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楚僮西近邛笮
馬羗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
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
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
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楊
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
子曰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柯越嶲皆西
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

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居什六秦關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可自井十度至柳三
度謂之犇首之次秦之分也

自魏地至粵地並
見地理志不詳錄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

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董仲舒疏

更賦

昭紀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

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一名為更律所謂繇戍

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

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

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

乃戍邊一歲耳

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

賈捐之傳如淳曰常賦歲一事時天下民

多故三歲而一事

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吳王濞傳

漢氏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食貨志王莽下令云云晉灼曰雖老病皆復出口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本紀

鄉役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

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百官表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戟盾
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驟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
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
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刻賊索繩以收執賊

泛役 著外繇並
雜錄附

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

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本紀
下同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師古曰吏有罪
者罰而役之

成帝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 溝洫志師古
曰以卒治河

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
戊六月也著謂著于簿籍

後二歲河復決作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

著外繇六月 溝洫志平賈謂顧也其受
平賈者不在著外繇之數

哀帝建平二年葬帝太后定陶發陳畱濟陰近郡國五

萬人穿復土 本紀按漢世力役非一姑
舉此數條以見役法之例

雜錄

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者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食貨志上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賈誼傳

信武侯靳歙坐事國人過律免功臣表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

復除

從軍

漢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

從軍者復家一歲高紀下同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豐沛

高祖十一年四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
兄請復豐乃并復豐比沛並本紀

民產子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

三老

漢二年置鄉三老擇鄉三老為縣三老復勿繇戍本紀

孝弟力田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旅耆老復孝敬本紀

高年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山傳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本紀

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本紀

邊郡

鼂錯說文帝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本傳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賈誼傳

舊都

文帝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本紀

守冢

高祖十二年詔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

事本紀

給祠

武帝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宥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郊祀志

宗室

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本紀

功臣後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

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並本紀

博士弟子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儒林傳序

通經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

員千人

儒林傳

車騎馬

鼂錯疏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食貨志

入奴婢

武帝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食貨志

買復

鼂錯疏曰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

桑宏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武帝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

益鮮

以上並食貨志

元帝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

役

本紀

流民

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本紀下同

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執喪

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紀本

宮人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紀本

節婦

平帝復貞婦鄉一人

紀本

西漢會要卷四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三

置三老

賜帛附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
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紀本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

紀本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

為民師本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

告之諸侯為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

無所聞于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高紀

武帝遣司馬相如曉諭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司馬

相如傳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

關三老茂上書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戾太子傳

王尊為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

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王尊傳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

以身填金隄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

二千石同上

黃霸守潁川吏民與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黃霸傳

西漢書要 卷三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韓延壽傳

賜三老帛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見上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

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尊高年賜帛附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

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

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文帝詔豈稱養老之意哉具文考之則受鬻之法其來必久

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

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

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

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

以上不用此令紀本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誼傳師

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

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置于衣

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寃失職

使者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存問耆老

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

並本紀

賜高年帛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人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以上並本紀

賜孝弟力田錢帛賜爵附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

匹本紀下同

後七年遺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帛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錢帛有差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哀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第一潁川孝弟力田皆以差

賜爵黃霸傳按紀云一級

成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並本紀

恤鰥寡孤獨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絮按賈山傳云出帛十萬匹以賑貧民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行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絮三斤縣鄉卽賜毋贅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

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獨米八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卽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

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

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西漢會要 卷之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新蔡賜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匹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長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以上並本紀

恤流民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紀

五年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

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

教訓辨告勿笞辱同上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

戶口亦息功臣表

景帝卽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本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貧

民尚不能救乃徙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

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食貨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流就食江

淮間欲畱畱處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

振焉同上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石慶上書願歸丞相印上
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
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蕩搖
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本紀下同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
侯秩中二千石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所

冗食之謹遇以文理毋令失職本紀下同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
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納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

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

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

西漢會要卷四十九
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西漢會要卷四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四

徙豪族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

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

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十餘萬口

婁敬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

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本紀下同

十一年合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

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

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

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

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

則游俠通姦

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本紀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

本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本紀下同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時未有雲陵當言

雲陽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孝元永光四年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

業亡有動搖之心

孝成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哀帝建平元年為初陵勿徙郡國民

長陵

車千秋施讎

安陵

爰盎馮唐籍孺閔孺

陽陵

周仁田延平

茂陵

張敞祖父杜鄴祖父董仲舒郭解杜周原涉祖父

雲陵

黃霸

平陵

鄭崇祖父平當祖父何並祖父朱雲魏相韋賢

杜陵

杜延年尹翁歸張敞韓延壽馮奉世王商史丹田何蕭望之黃霸韋元成張安世

昌陵

辛慶忌班況以上並本傳

奴婢雜錄附

高祖令民得賣子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本紀

文帝務勸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

及奴婢為限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食貨志注云賣爵級又賣子也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

婢欲以拜爵者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刑法志

後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本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本紀應劭曰吳楚七國反

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食貨志服虔曰不得專殺

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

秩同上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

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徙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同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本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

之宜免為庶人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

服綺縠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本紀下同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

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

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

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蓄奴婢過品者皆沒入

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吏民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雜錄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

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以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鮑宣傳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

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家僮衛青傳

臧獲婢妾司馬遷傳

僮使王莽傳

奴客尹翁歸傳

僮騎張敞傳又何並傳作童騎

傳婢王吉傳

私奴以千數上商傳

僮手指千巴寡婦清傳師古曰指千則人百

白衣兩龔傳注白衣給官府馳走賤人

父御婢夏侯嬰傳

庸保雜作司馬相如傳

騎奴何並傳

治豪猾

濟南矚氏矚音開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

是景帝拜到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到都傳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

拾遺義縱傳

王温舒由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

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

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人償
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
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

王溫舒傳

趙廣漢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爲京兆掾建素豪俠賓客
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
人家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非

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
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
漢患之厲使其吏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
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以鈇笮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
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
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

西漢會要卷之
治理威名流聞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犯禁東海大治以上並

本傳

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

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本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滄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

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本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

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

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

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

賕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

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

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

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

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記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

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

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

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

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白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尹賞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一

墾田數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
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
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
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
六頃漢極盛矣地理志

限民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名為立限不塞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兼井之路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下同

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哀帝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

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代田

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

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古

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明長終晦一晦三明一夫三百明

而播種於三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十以

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稷儼儼芸除草也孝附

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能讀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出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

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用耦犁二牛三

四斗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冷五頃

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縵田謂不善者倍

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

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

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吝少牛亡以趨澤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言換功共作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

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

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

爵為公士以上令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

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假民公田省苑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下同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

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籟池田假與貧民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勸農桑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八相

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

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見本

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高后元年直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同上

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

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全文見食貨志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

以給宗廟粢盛本紀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

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出租之半同上

鼂錯說上曰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

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為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文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

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本紀下同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厘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西漢會要 卷三
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本紀

孝景婁敕有司以農為務食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

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

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今關

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

毋後時同上

親耕籍田以為農先董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本紀

征和四年卜耕于鉅定本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

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

善治也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

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本紀

六年正月上耕于上林同上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

減外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本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食貨志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

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常年倉以穀賤時

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便之食貨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同上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

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

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

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

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

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

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

以上並本紀

冀遂爲勃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勸民
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
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
民富實本傳

召信臣守南陽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
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溉灌至三萬頃爲民
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
倍同上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二

水利雜錄附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
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
鹵兮生稻粱溝洫志下同

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閼之水溉爲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晦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

鄭國渠

右二渠雖非漢所開而漢實賴之故溝洫志敘述為詳

武帝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

河渠書

元鼎六年兒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益漑鄭國傍高

邛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溝洫志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

白渠民得其饒歌之

同上

雜錄

水衡都尉

張晏曰掌都水

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

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不利廢

溝洫志
下同

其後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令張湯子卬發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

惡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本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

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護三

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

議不可成迺止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信臣為民

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並本傳

田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

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具循而未改食貨

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本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

本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食貨志按本紀書於元年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

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

挈若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

不與郡

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糶行水勿使失

時

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

本紀注云武帝時賦歛繁多律外而取今

始復舊占章瞻反

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

瘵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

食貨志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

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輸

其賦大半官收百之一稅民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

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氏上惠不通威福分

於豪彊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
彊耳

賜民租賦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鳩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戶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

租賦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無出田租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

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

十萬勿租稅並本紀

算賦

漢四年初為算賦

高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

為治庫兵車馬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惠紀注云漢律

人出一算買人與奴婢倍算

文帝民賦四十

賈捐之傳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

西域傳又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

本紀復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

本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本紀一算減錢三十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本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紀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

十八

口賦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昭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

至十四出口賦錢八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同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本紀

元帝時貢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

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

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

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貢禹傳

更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癯咸出食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本紀如淳

日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

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戶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軍賦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

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

賦他無有所與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三

算訾

訾算 景紀後二年服虔注云訾萬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 本紀注云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輜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

北邊騎士輜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輜車

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成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本紀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

者計其緡而稅之

公卿言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

未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

隨其用所施施於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利重者其算亦多

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

是告緡錢縱矣放令相告言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往劾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

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

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食貨志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故除告緡也

也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西域傳贊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本紀文穎曰往時有馬口

出歛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本傳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

吏卒食本紀

軍市租馬唐傳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市籍租何武傳

橐稅貢禹傳

海租食貨志耿壽昌自增海租三倍

海稅 平紀注云海丞主海稅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本紀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本紀師古曰諸

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

今年賦 同上

募民入粟

鼂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
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
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
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
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人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
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
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
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同上

權酤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

本紀下同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本紀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

路設木為椎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今畧約是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議罷鹽鐵權酤秋七月罷權酤官賣酒升四錢

本紀按食貨志云宏羊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

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吳王濞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使其眾逆亂之

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

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

志也

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農丞領鹽鐵事

以上元符四年事

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盆價直也今

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

浮食奇民欲

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

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

鐵者置小鐵官

鑄故

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

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

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少史作益

益廣開置左右

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食貨志

元鼎六年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鹽味苦器脆惡

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迺

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
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
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終
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
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
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
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都有餘臧正二國廢國
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
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

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
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
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
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
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
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
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
欲以采名也偃窮誅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
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

大夫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

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宏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莒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

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順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居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咸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止斗符之徒何足選也

車千利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

本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本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

元紀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冶富

程鄭亦冶鑄買魁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冶為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

金貨殖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四

錢幣

雜錄附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即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

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日半兩重如其文漢更鑄莢錢民

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本紀即謂莢錢

文帝五年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民鑄也更四銖錢本紀文帝

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日半兩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本紀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銖銖銅屑也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

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

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銖食貨志按

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鑿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一當五賦官用非

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食貨志下同

宣元成哀平五世 所變改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

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此以後乃莽即真後事不在此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鋼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減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

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捫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

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于農復古道便議

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禹傳及

食貨

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

師丹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阱孰責于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自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虜則大爲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虜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却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

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禾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食貨志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

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

數

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同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為皮幣按本

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

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爪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

行食貨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

紀武



